

荀子箋釋

五

□ 13
3006
5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倌注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
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也工記云金有六齊齊和得宜也
之良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剝脫謂刮
砥厲謂磨泮也剝脫之砥厲之則劓盤劓牛馬忽然而
也音戾劓盤孟劓牛馬蓋古用劓劓者也戰國策趙
奢謂田單曰吳王將之劓劓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
然言易也○劓宋本作劓元刻作劓皆訛今改正彼
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初開國之也然而不教誨不調

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
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
是也法節奏有故人之命在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
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
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正文及注亡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
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
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也親之如
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
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駢然而雷擊
之如牆厭之猶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駢然黑也如是百
姓劫則致畏字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教
上稍贏緩之則教謾贏音盈○俗本上字執拘則最
得閒則散會最散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敵中
道則奪其國仲反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
無以有其下動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
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教則從而執縛

之刑灼之。不和人心。謂喧嘩譁也。放喧噪也。亦讀為噉。
如是。下比周賁。以離上矣。貴讀為憤。憤然也。五刀反。
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
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
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
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
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
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安。右擁
嬖女。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齊為
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楚策。左
枕作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
左抱。

自奉其社稷。歸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楚。非已之功也。
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既。楚。發
其賞。既。謂。論。功。之。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
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凡。發。誠。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而。敵。退。則。是。臣。舍。不。妄。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臣。舍。不。妄。以。眾。威。受。賞。而。滅。蔡。故。曰。眾。威。此。已。上。公。孫。子。美。子。發。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也。
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彼。賞。罰。也。言。彼。賞。罰。者。乃。先。王。之。道。也。

道齊一人之本善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
善惡惡之報應也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其功也謂士大夫益爵官人益
秩庶人益祿也庶人益祿也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
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
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
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獨辭是使興功
之臣墮廢其志受無繆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
賞之屬墮廢其志受無繆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
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而
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
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
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其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

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

無從此七字元刻

處勝人之執行勝

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

之道則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

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

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

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

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

矣宣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

焉

疆國篇

四

嘉善謝氏

入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誨求仁厚明通之君子
而託王焉王求賢而託之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
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
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
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
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
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則女主亂之宮詐
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
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
聯繫之也大燕鯁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鯁也精也如
之也

勝我本亦作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
西鈞謂如鈞取物也西壤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
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是一國
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如是則齊必
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三國若假城然
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
謀滅之問以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
為何如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
者可為也問何世也世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土
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億其數俄而天下

倖然舉去桀紂而奔湯武倖然高舉之貌舉反然舉皆也奔與奔同惡桀紂而貴湯武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立乎湯武辟讀為譬若其所以稱尺證反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治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

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脩政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為禱机為逃謂逃匿其情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與謂黨與之國也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餘謂眾與地也若有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咄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經編也救編而引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闕韓子曰秦百狸首射侯不當壘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狸首見八說篇云登降周旋不逮日中秦百狸首射侯不當壘弩趨發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秦百自屬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彙字與鞬是仁人之所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殤頸也殤當為刎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公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篇義已解上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義術止義術行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秦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止當今之時為秦奈何孫卿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認認然甲思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悅說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倖於陳蔡之間此楚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都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齊視可司。問案欲刻。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視可司。問案欲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刻亦斬也。也。宋本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離人役。也。秦能使離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類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屬秦。是有江南也。○羨音夷。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齊為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

也。○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音慮。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或作章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懷茅。那丘城。坻。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坻圍聲相近。疑同。坻居。委其在趙者。剡然有芥而據松柏之塞。剡然。侵削之。反。詳所在。或曰芥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芥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負西海而固。常山。常山。本。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固。常山。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宋本無然字。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此句或疑當在。然則奈何。曰。疆殆中國句下。嘉善謝氏

節威反文節威威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

下焉德全謂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

之政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若是則

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

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

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

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

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

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

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

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

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

陽城父縣西南也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

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產多也是形勝也

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勝入境觀其風俗其百

姓僕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挑

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甚畏有司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其百吏肅

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邑之解署其百吏肅

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桎古之吏也桎音苦濫

讀為王事靡盬之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

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

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偶然高遠貌
 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謂恬然如無治者古之
 朝也其閒朝退也古竟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
 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
 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功
 之雖然則有其認矣認懼○正文元刻有如此者今秦作則甚有其認也兼是數具者
 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
 及遠矣縣音懸謂縣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

日日雷心於庶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
 事不可怠忽也數音訓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
 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所積日既淺則故善日者王善時
 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謂善謂愛惜不怠也補漏
 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
 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僅存之國危而後
 威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
 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者焉可
 嘉善謝氏

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
 志也。能功識其政事故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
 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
 大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
 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
 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
 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
 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安而得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然
 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矢之古者禹湯本義
 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
 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也。曠空也空謂無草也
 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
 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
 也白刃扞乎胷則目不見流矢見扞蔽也扞蔽於胷謂
 甚不暇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而救首也拔
 流矢也

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養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
養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
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愛堯而惡桀也。彊本而節用。則
天不能貧。農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
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脩道而不貳
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
則天不能禍。倍貳。即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
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
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

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
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
食減少。而又怠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
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祇怪未至而
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天。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
而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
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
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
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

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不論也天有其時地
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而用之則是參於
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天意斯感矣知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炤也炤與
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
行無不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
被也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
以爲神若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
真宰然也皆有難知或曰當爲唯聖人爲不求知天
天言天道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道難測故聖人但脩入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
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
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目鼻口辨聲目辨色鼻辨
疾癢其所任也言天之所付任而不能互相爲心居中虛
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
使爲形體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
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
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
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
如賞罰之政令白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立之
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暗其天君其心亂其天官臭味
之事在人所爲也

過棄其天養本節用務逆其天政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以喪天功功喪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
所不為矣知務導達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
則役萬物也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
謂知天其曲盡其適其生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
也言明於人事則知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
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
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
其見垂象之文可以記識以助治道所以記識於天者
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若堯命所
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若其見土宜可
以蕃息嘉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
事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其生殺
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官入守天而自為
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官入守天而自為
守道也守道也皆明不務知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
星辰書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
之名也

長於春夏繁茂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

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

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

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遠也輟

廣君子不爲小人句句也輟行何句喧譁之聲與訓

下孟反○二輟字上俗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

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

間本皆有而字宋本無

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

然也節謂所遇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

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

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

天者錯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苟求己而不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以日退也已望微倖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

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

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

不足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

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地之變

木鳴陰陽之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怪以其罕至謂之

化罕希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

也言如朋黨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

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之世起謂一世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也。梧耕傷

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梧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

也。歲與穡同。○耘耨失歲。韓詩外傳二。作枯。耘傷歲

通。田歲稼惡。羅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

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舉謂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

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祇。

祇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祇也。錯置也。

有安其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祇於中國則無

也。人則甚。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祇。勉力不時則

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宋本此段在

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
勉力役也云云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傳曰
六畜作祇之下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則明
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則明
萬物之怪書不說之書謂六經也萬物之怪也則明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日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
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日
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
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故
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

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幽險矣。謂隱
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多詐幽險三者盡公之道也欲其豐富孰
而制之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
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德豈如制裁天之命而美其盛
嘉善謝氏

之謂若曲者為輪直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者為槁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孰與應春生夏長
之候使不失時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
不使有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入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入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
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
思天難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
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不亂知禮則其條不知貫不知應變貫則不能應變
言必差錯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差謬也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
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水行者表深表不明
則陷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世昏闇也故道無不明外
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昏闇也外謂朝聘內謂
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

愚者不能而自以為知。知道無知也。豈有偏為知道哉。慎子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
 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
 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
 稱之。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李字伯陽。號稱老聃。
 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墨子有
 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以墨子有
 見於齊。無見於崎。崎。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
 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鉏。宋人也。與孟子同時
 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
 見多也。鉏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
 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
 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情欲
 二字相連。慮人不明白。故以兩為字間之。不可謂衍文。

今并下。一為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在上
 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之開導皆處
 後而不處先。羣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賤者訕而
 眾無門戶也。分則無矣。若皆貴柔弱卑有齊而無崎。則政令不施。夫
 下則無矣。若皆貴柔弱卑。有齊而無崎。則政令不施。夫
 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夫
 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多。則可以政令何施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二

正論篇第十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效上是相須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

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詐也。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知人情懷私親比則上不可君長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國不明德愼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為當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謂執然案常當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謂之君僅存聖王之子也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亾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懸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一夫然若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

母而師民之怨賊也長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物之勝者乃能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其情偽不能和輯也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如此三至者非聖人安能聖人備道全美者是縣天下之正乎王乎況反懸天下如權稱之懸也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龜鏡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為儔陽注未是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殺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狂癡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匡大自以為神異也

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
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可以奪之者可以
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
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
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
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
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
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
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
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
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
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

書之象刑亦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
非謂刑象也
當爲墨帳但今以墨巾帳其頭而已。注怪嬰當爲澡
濯其布爲纓鄭云有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
纓也其艾畢
爲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非對履
也真子作紼言罪人或非或京爲履故曰非紼履
紼方孔反對或爲蒯禮有疏履傳曰蒯蒯之非也
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
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
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
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

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
知惡矣。亂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
其未也。徵讀爲懲。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
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竝
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爲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
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
得其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也。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旂。史記武王斬紂頭縣

之太。白旂。此云赤旂。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夫
說旂曰。殷之太。白。周之太。赤。卽史記之說。非也。夫
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
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
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
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
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
重典。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
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施
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

祭月祀時享歲貢。

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

夫是之謂視形執

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

志識遠近也

至當為志所以

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

規磨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溝中之瘠也。謂行之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

人在溝壑中羸瘠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

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此之謂也。

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

或作壇井鼃尸媧反。○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也。後世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賢而巳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自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是不然。

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

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無與讓矣有讀為又也。

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隱士無遺善。

無隱藏不用之土也。

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

有惡擅天下矣。

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

荀子

卷十二 正論篇

嘉善謝氏

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是又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舊校云德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氓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順服貌。一涉反。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鄉音向。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

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故天子生則天下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畏憚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

志無所謂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

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重文

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

舞而代宰而食。宰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澤蘭也。進食也。列萬

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澤傳

寫誤遺其水耳。代宰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

代之。案正文宰本作臯故注云臯未詳再云臯

當為臯。臯即所謂蘭茝臯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

作水傍。臯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園

黃渥即黃渥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

宰乃澤字正體。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

徹言其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

僭也。

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

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

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

西房西廂侍或為侍立也。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容謂羽衛也。居

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

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

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言

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改正。出戶而巫

覲有事。男曰覲。女曰巫。出戶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

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

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

帥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

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宏。威儀之則。

嘉善謝氏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
祝也○注上下之神祇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
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祝注合今國語無祇字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
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改正
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
結蒲爲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
路越席爲質素此云養安以爲盛飾側載罩芷以養
鼻罩芷香草也巳解上於車前有錯衡以養目約軔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
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
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鄭云三公奉軔
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軔

持納○詩曰塗以輿納○注內轡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
改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內轡舊作內軾今據說文
正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注大侯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
次之○注小侯編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
士視附庸庶士介而坐道○注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
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持老
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
愉如是者乎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
樂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注諸侯力衰竭求致仕
者與天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注讓者執位敵之
子異也

有請於天子而讓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
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
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
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
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
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
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然
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
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
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康
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鬼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今世俗之爲說
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爲說
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
說之狂妄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
矢中撥弓不正之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
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驥同堯舜者天下之善教
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
大皞燧人莫不有也大皞伏羲也燧人太皞故作
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慶言必無刑戮也有詩
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
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爲妖孽災害非從
天降噂沓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爲此者主

由人

世俗之爲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上龍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意必爲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有餘過度也。

劫殺謂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則其餘無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梓加以以丹研重之以曾青。丹研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謂之曾青。加以以丹研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爲樹。樹中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爲寶。琅玕似珠。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爲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兩雅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梓中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或曰茲與髭同。

荀子

卷十一 正論篇

世

嘉善謝氏

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位不得在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訕。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拍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雖此。保而葬之。口取其珠也。猶且必拍也。安得葬葬哉。葬不可得。葬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拍也。亂今厚葬。故

拍也。拍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葬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能明見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而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而不辱。見推不於。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入之情為

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鳥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今俳優侏儒狎徒。言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猥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然。而不鬪者。不惡故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則不鬪者。不惡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人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鬪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鬪之論者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

藏版

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如字說。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讀為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於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人木。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何益。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益。是。不知此說。無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也。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也。○注論宋本作謂。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辱。反。欲使人見侮。不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嘉善謝氏

執辱無害爲堯有執榮無害爲桀義榮執榮唯君子
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
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治
人守職事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
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爲中分
力欲一朝而改聖王譬之是猶以塽塗塞江海也以
焦僥而戴太山也塽塗以塗壘塽也焦僥短人長三
塗泥而塞江蹶跌破碎不待頃矣也頃與顛同蹶二三
海必無用矣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
大辱○得未詳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導爲礙亦有
本所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
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故
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少爲內也故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
情爲欲○此欲字衍句當連下說目不欲綦色耳
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
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
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

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
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
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
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
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
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
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
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
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好說自喜聚人徒立師學成
文曲文曲文然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

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越後佐久間勝校字

荀子

卷十二正論篇

七

嘉善謝氏

